

前线名人丛书

白文剧作选
白文剧作选
白文剧作选
白文剧作选
白文剧作选

（神秘
地）三眼眼
说：「若要
盛阳，先除
阴气，嫁了
闺女，返凶
为吉。」给闺
女说了婆
家，就能逢
凶化吉。

江苏文艺出版社

念 白 文

白文剧本选集出版了。他已乘风而去，没想到由我来为他写序文。

他是我党我军一位可敬可爱的文艺战士，是一位对党的事业童心始终不泯的人物。

我对穷则思变者很敬仰，而对富亦思变者却更是钦佩。他（她）们投身无产者行列，成其忠诚一员，不知要增添多少困难与痛苦。然而他（她）们还自认为快乐、解放、升华，并笃信唯如此活着才有趣，才有意思，我折服。

白文，出身宦门府第，学成于上海洋学堂——圣约翰大学；进共产党，投身孤岛“苦干剧团”苦干；遂奉命赴抗日、解放战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事业。握戏剧、文学为武器，以共产主义为归宿而奋斗终身。

我愿与他相处。尽管他对我、对环境有时发点牢骚，嘀咕唠叨几句，我仍觉得他有趣、天真。难能可贵的一点，就是此公的心底终极是和善、明亮的。我爱和他聊天，爱听他在小会、大会上的言谈、阔论。他善于将他的道理寓于他生动活泼、引人泼口发噱的例子、故事、与典故里，所以他不干巴。有的同志说他少点理论，他承认又不承认。他最讨厌艺术教条主义。对那种满口大道理、而在艺术面前呆若木鸡者，他瞧不起。他是位海上学子，到了“文革”之后，直至

晚年，对文艺圈内出现的种种丑类，忧心忡忡；对文艺界形形色色的现代假洋鬼子、“西崽文艺”，咬牙切齿，切望鲁迅的精神今日继续宏扬。

生活，怕束缚。他要“小自由”。尤其在酒字上略加宽容些，那他的劲就来了。只要是上头的意图，领导的话，他总积极响应、不含糊！“三查三整”，奉命写了“大榆林”；解放东山岛，战火未熄，便毅然奔赴福建前线，写下了全军第一个以保卫海防为主旨的剧本“东海最前线”；部队需要娱乐性较强的戏，“哥儿俩”便出现了。那时大家都在发愁：

“部队喜剧如何写？”，“正面人物如何以喜剧样式表现？”而白文他头一个写出来。我有幸读了他最初手稿。之后，所云平与之合作，改成“哥俩好”在舞台银幕上出现，成为部队喜剧的一次可喜的尝试。接着便写“O号水兵”、“埃德加·斯诺”等等。

他书读得多些，笔头勤奋，“戏”来得快，一旦要赶任务，要突击，往往抓白文。特别当台上随便演出什么戏，说少个角色，无论主角配角、跑龙套，吆喝白文，他马上上。并能与对手一见如故、对答如流。有时难免阴差阳错，将别人的戏抓过来发挥一通，惹得观者哄堂，而他在台上依然故我。

念起白文，不由得念起一个时代。

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在陈毅、粟裕首长指挥下，解放了宁、沪、杭金三角一带后，一时我军成了大熔炉，而军中文艺团队成了小熔炉。文艺界各路人马：英雄好汉、三教九流等等，便纷纷涌向“三野”来。条条河流通大江，在当时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人的感召下，大家沐浴在毛主席“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携手、交流、碰撞、战斗，一片春光明媚，百鸟声喧的兴旺景象。就以戏剧工作者来说：有像白文类型的王啸平、蓝马、黄宗江、朱嘉琛、李恩琪等；有在战争中土生土长而崛起的李永淮、阮若珊、张泽易、王庆华、顾宝璋、沈默君、漠雁、俞观潮、陈真、石岩、李洛平、所云平、王云、宫子丕等；还有，少小在大后方已崭露头角，来自重庆、上海戏剧圈的刘川、杨履方等。这班人马，开头汇合于华东军区解放军剧院，而后专业于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直到六十年代中，在解放军戏台上可以说大闹了一阵子！闹得相当显眼！那时大家，在党的政策思想一统下，各唱各的调，各展各的艺，各自标榜各的派。白文也在百舸争流的艺派中，自成一体。他对我们有些同志在学习俄国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方法上，尽在台上“自我修养”很不耐烦，常憋气。幸好，经过苏联女专家茹尔卡的传授教学，他与不少同志都悟其然了：我们在学习史氏表演体系上存在着片面性。知道了“外在与内在”对立统一的关系。

那时间“前话”内部经常争吵、“开锅”。几乎每写出一本戏文、每上演一出新戏，都得经过争论、吵架、摔本子、“轰炸”、直至拍桌子打板凳，几乎不自觉地，好像都是“老子天下第一”的神气样！奇怪哉，就在这种争吵、碰撞、“轰炸”的铿锵声中，冒出了火花，闪出了亮点。“前话”不少好戏文、成功的演出、角儿……无不都是在此种喧闹声中产生。现在想来，大约这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声中的一股异彩吧？还有，非常奇怪的现象：吵归吵、闹归闹，尽管鸣、尽管放，但，万事不离谱、不出格——不

离党的思想原则之谱，与组织原则之格。（个别也有例外）这谱与格，不是靠谁个举着棒子来维系约束，而都自我自觉地约束着自己！这证明了这种原则精神是根植于这些同志的高度思想理论觉悟基础上的。不像现在某些文艺圈子，好像掉了魂、散了架似的。

白文以他嗓门大而又亮出名的。他在百鸟声喧时代中像支百灵鸟，现在这百灵鸟飞入了云霄，而她的歌喉还娓娓留连在人间！

我们怀念他！

沈西蒙

1991年10月于上海。

编者 的话

《前线名人》丛书与读者见面了。

她是我们向社会打开的一扇窗口。

我们期望透过这扇口让更多的人了解南京军区的作家、剧作家；看到他们描绘的广阔而深远的军营风情画卷；感受人民解放军火热的战斗生活以及广大官兵崇高的精神风貌和奉献精神。

南京军区的文艺创作队伍是一支富有战斗力的集体。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们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针，以大江南北这片丰腴的土地为依托，深入生活，深入实际，勤奋耕耘，佳作迭出。许多作品在军内外、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全军、全国的瞩目。

在漫长的岁月里，这支队伍相互支持，共同切磋，亲密协作，团结奋进，形成了一个优良的创作环境，锤炼出一个既有共同特色，又有各自鲜明个性的创作群体，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作家、剧作家。

军人的标志并不是一身可体的军装，而是他们在血与火的阵地和营盘上锻造出的坚毅的品格、忠贞的情感和一往无前的精神。作为军人的作家、剧作家，他们血管里始终喷涌着军人的血，他们肌体中流动着几乎是遗传的军人基因。因此，他们的作品爱也分明，憎也分明，拥抱生活，直面人生，读他们的作品，你会隐约听到一种磅礴而铿锵的脚步声。

——《前线名人》丛书第一辑收集了沈西蒙、白文、漠雁、刘川、冠潮等五位老剧作家的自选作品。今后，我们将继续编选出版这套丛书，以飨读者。

目 录

序 (念白文)	1
一、(大榆林 (四幕话剧)	1
二、(东海最前线 (四幕话剧)	77
三、(我是一个兵 (六场话剧)	197
四、(埃德加·斯诺 (十二场话剧)	287

大榆林

(四幕话剧)

第一幕

时间 一九四四年秋粮将收之时。

地点 山东五莲山下陆家外院。

人物 陆大爷、陆大娘、陆顺子、顺子嫂、三妮、黑猪、陆村、王保、王春裕、张柱的娘。

〔舞台正面是一堵墙，由石块及黄泥堆成，斑痕累累。靠左是一个柴扉，靠右是一堆枯草。舞台左侧是一个矮矮的猪栏，右侧是一间草屋的侧面。有一个小门，门外搭着席棚，棚上挂着枯叶子，棚下陈设着矮桌小凳，桌上放些破碗烂罐。朝左走，台中是一个石磨，磨柄已卸下了，放在墙角。这时是秋天，新的粮食还未收割，旧的又早吃完了，人既面黄肌瘦，院子也是萧条冷落。

〔在全景后面是五莲山，奇峰怪石，黑森森地给人一种威胁的印象。在山坳中，依稀看得见一个短短的尖屋顶，那是“望海楼”。天色阴霾，越显得阴森可怕。以后每景都如此，直到第四幕，才有改变。

〔幕启时是傍晚，陆大爷已吃过晚饭，睡在屋里咳

嗽。顺子嫂抱了孩子黑猪，坐在矮桌旁，喝最后一碗地瓜秧。三妮坐在她的旁边收拾碗盏；陆大娘则蹲在猪栏旁，在弄些什么。

〔外头有人在喊：“桂儿，吃饭了。”还有人在叫猪：“呜噜噜呜噜噜”。

顺子嫂（哄孩子）睡罢，别喳呼了，看山上妖怪下来吃了你，吃的格进格进响，那个妖怪可真厉害，头有咱那个磨那么大，你听见没有？（山上有钟声）咯咣！咯咣！妖精叫了。他说：“俺要吃孩子，吃那不听话爱喳呼的孩子。”

黑猪 俺不睡，俺要喝糊糊汤。

顺子嫂 乖乖的，别喊，睡觉，妈疼你。

黑猪（固执）俺要喝糊糊汤。

顺子嫂 睡不睡？

黑猪 俺要喝糊糊汤。

顺子嫂 再要乱喊，我不砸死你！

黑猪（闹）俺要喝糊糊汤嘛。

陆大娘（这时才抬起头来）孩子闹饿，就给他一点罢！

顺子嫂 再给他，他爹回来吃什么？

陆大娘 锅里还有多少了？

三妮 还有一碗多了。

陆大娘 给他一小瓢罢。他爹回来，再给他燎一点。

〔三妮下。

顺子嫂 就一斤半地瓜秧子，煮了半锅汤，一家五六口人，大大小小，那里够吃？

三妮（出来）就这么一点地瓜秧子，还是俺上郭家那块

地里挖出来的。(给猪)吃罢，吃罢！看你还闹。

陆大娘 (站起来) 三妮，你看看屋里窗户台上，还有谷子种没有？

三 妮 不多了，爹说还要留着春天种呢！

陆大娘 拿一把做碗糊涂给你哥吃罢！（叹气）这会出工山上说不定有吃的没吃的。

三 妮 有吃的？有吃的也不叫“干拔工”了。（下）

顺子嫂 原先还有口糊涂喝，还顶个事，现在啊，不挨打就是好的。(看见娘) 娘，猪也叫和尚给拉去了，你还收拾猪栏干啥？

陆大娘 没有猪还有猪粪哪，现在不攒起来，春天一交春，又没的使了。

顺子嫂 交春交春，还不知道是个什么天下呢！种也没了，地也不牢靠了，前天孙大来家种的地，才要割的谷子，黄澄澄地，叫老和尚一下子连地给抽回去了，大娘闺女哭的呀……

陆大娘 孙大来要下关东，可有这个话？

顺子嫂 怎么没有？(指孩子) 他爹前两天也还喳喳呼着要下关东呢！

陆大娘 可了不得的！千万别打这个主意，关外去不得，鬼子又打又杀的。再说年成也不好，就听见这个出去那个出去，可没有回来的呀！

顺子嫂 他爹也就是那么说说罢了。(抱着孩子进去)

〔陆顺子上。〕

陆顺子 娘。

陆大娘 (关心地) 没吃饭罢？

陆顺子 嗯。

陆大娘 累了，坐下来罢。（顺坐下）给你煮上了一点小米，

再把火就好了，里边还有一碗地瓜秧子，你先喝了罢。

陆顺子 我不喝！

陆大娘 不喝，干了一天活肚子不饿吗？

陆顺子 不饿！

陆大娘 别胡闹了，有儿有女的，（见顺子嫂端了地瓜秧出来）趁热喝了罢，会饿的慌。

陆顺子 （坐了下来）饿死了倒好。

陆大娘 怎么回事？又挨了打了？

陆顺子 （拍桌子）他们太把人命不当回事了！

顺子嫂 怎么说的？

陆顺子 唐洪生完了。

陆大娘 哪个唐洪生？

陆顺子 后山崖那个头上长瘤子的，打石头上摔下去，活活跌死了。

陆大娘 怎么摔下去的？

陆顺子 怎么摔的？还不是替和尚出工，上半山腰里去砍柴火——就在西北角那个坳子里，一块石头有十来丈高，长得怪怪的，不知怎么，打半当中就长出一棵大松树来，有这么粗。老和尚一定叫砍下来，说坏了风水，不吉利。旁人没有敢上去的，和尚要打人，唐洪生就说：“俺上去！”他花擦花擦上去了。山上头又冷，肚里又饿，石头上一滑，“扑擦”一下子就往下掉……

陆大娘、顺子嫂 （同时）那可怎么好？

陆顺子 当时吓的俺全都慌了。和尚叫俺收尸，俺跟老郭爬

到山沟里一看，沟底里全是碎石头，一把把尖刀似的。

唐洪生早脑袋开花，砸扁了。

陆大娘 我的妈！那还能活吗？

陆顺子 活？死了棺材都混不上！

顺子嫂 他还有家口。

陆顺子 家口怎么样？哭也哭不出，他老婆他儿子，都上山
跪着给老和尚磕头，求一口棺材；叫老和尚给撵了下来，还说他家干活的人没了，叫陆村去抽地。

陆大娘 阿弥陀佛，还抽人地！

陆顺子 可不是？大家看着都说不出话，我跟老郭我们两个人，
上庙里跟和尚说了两句，和尚就叫打！

顺子嫂 可挨了揍了。我看你还管人家的闲事吧。

陆顺子 你管我个屁，我挨了打你又不疼！

陆大娘 打狠了？我看看。

陆顺子 不要紧，老郭可打的不轻。

〔陆大爷与三妮上，三妮端着碗糊涂。

三 妮 二哥，你喝了这糊涂吧。

陆顺子 我不喝了，（看见爷）爹。

陆大爷 你才将怎么说的？

陆顺子 后山崖那个唐洪生打山上摔下来跌死了。

陆大爷 听说棺材也没混上？

陆顺子 ……

陆大爷 还叫和尚抽了地？

陆顺子 连房子都不让住了。

陆大爷 又是智恒个耍婊子儿，和那陆村，他俩一轧伙，就没有好事！

陆顺子 俺还挨了打。

陆大爷 谁打的？

陆顺子 还不是智恒。

陆大爷 我禽他个娘！这伙人现在真比皇帝还神气了。（小孩子哭）

陆大娘 小黑猪醒了。

顺子嫂 俺去看看！

陆顺子 陆村还提咱欠的那个租子。

陆大爷 年成不好，缴不上，有啥法子？陆村他家还不是种个一斗收五升的。

陆顺子 和尚说，从五月到眼前，算起利来快三个月了，再不还，和尚要不答应了。

陆大爷 不缴又怎的，大不了，退咱地罢。

陆大娘 别说这个话，抽了地咱吃什么？

陆大爷 俺要饭也不能受这口气。

陆顺子 看看王大叔可有法子罢？

陆大爷 他也是穷庄户，有那个心，就是没有那个力呀。

陆大娘 三妮，去看你王大叔可在家，说你爹找他啦呱。

〔三妮下。〕

陆大爷 穷帮穷，不中用。找也是白找。

陆大娘 顺子，你怎么不求陆村想想法子？

陆顺子 他还打人哩，他一心向着和尚，他会替咱想办法！

陆大爷 这个龟孙他是喝水忘了瓢，出芽忘了根，他爱当姓陆的，爱做和尚的“家人”，也由他去，人要个面子，树要个皮，俺可瞧不上他那副巴结样儿。

陆大娘 （赶忙）他哪点碍了你了，这么骂人家！

陆大爷（越说越气）好好崔老汉的儿不当，要当和尚的儿，自己还想着很“恣”呢，他娘拉个屎，写卖身契，欺侮庄户人，这会子又找上咱了。

陆大娘 小点声音罢，看叫外头人听着了。

陆大爷 听着有什么？我爷他祖宗十八代，俺当了孙子也不能赶着和尚叫爹呀！

陆顺子 智恒就是为了上回那当子事，叫爹小号爹不应，差点打起来，记上心了，到处抓咱的空子。

陆大爷 我真怨那一趟没揍死那个婊子儿的，一个智恒，一个陆村，他俩轧伙比无常鬼还毒，总有一天叫天打五雷轰，把他劈死！

〔正说到这儿，陆村入。〕

陆村（假装没有听见）二哥，顺子，你们都吃啦。

陆顺子（勉强地）吃了，四叔你呢？

陆村 才吃，才吃。（看桌子）好香的糊涂，小米做的，不孬呀，俺可是地瓜干都吃不上了，到底是二哥家。

陆大娘 那是我叫三妮才把谷子种燎的，您不喝一碗？

陆村 不了，不了，俺没那个福气。（笑）嫂子，咱一家人，还能当个客吗？

陆大娘 他四叔不见外就中了。

陆村 说起来咱都是陆家门的，都好说话，就是我给和尚管个庄，办个事，也先是照应着二哥家的。“一姓帮一姓”，咱还是“兄弟之情”，胳膊肘儿不能向外弯，是不是？

陆大娘 多亏他四叔照顾着。

陆村 那就是了。（悲从中来似地）说起来，这四外几个

庄，姓陆的也不少，可都不象咱一个心眼过日子，

（笑）可就跟二哥过的来，二哥这些日子好罢。

陆大爷 （这才说话）穷庄户人，还过得上什么好日子？

陆 村 那里话，那里话，二哥还穷吗？喝小米糊涂，这个年成，不容易呀。俺跟俺家里的，就只能喝地瓜秧子。

陆大爷 （大声地）俺这是一点谷子种，预备交春种地的，今天燎了一点给顺子，俺大伙喝的也是地瓜秧！

陆 村 二哥你看你说的，连我都不给一句知心话。（言归正传）顺子，才将在山上我跟你说的，你告诉你爹了？

陆顺子 告诉爹了，缴不上也没法子。

陆 村 二哥，不是我说的，你也太难了。你看，本来是去年八月缴的，俺给说了好话，挪到今年五月，三斗黍子，连本带利，就是七斗半麦子；如今又是三个月，一斗麦子是两斗半高粱，合起来就欠十八斗高粱。现在再不还，俺看你也赔不上这个利，俺也回不了和尚的话，二哥，你捉摸摸摸。

陆大娘 他四叔，您是自家人，您给俺想想办法。

陆 村 （长叹）俺有这个心，就是没有这个力，不然我还能叫二哥为难吗？

陆大爷 目下咱一家五六口子人，连地瓜秧子都吃不上了，十八斗高粱，俺卖了儿也不够呀！

陆 村 年成不好，大家一样，可是上边老和尚这么说，做兄弟的也没法子。（看顺子）你们谷子倒还是不少啊！

陆顺子 就是一点种子，四叔要，俺给您捎了去。

陆 村 不用，不用，一把种子也挡不了事。（转变话题）再说老和尚也不等钱用，也不差这几斗粮食，和尚库里，

大米、白面、高粱、黍子，都顶着屋笆了，还要这十来斗高粱？就是——

陆大娘 和尚要俺顺子出个工，干个活的，俺顺子不能不去。

陆村 那倒不要紧，就是和尚这当子事，俺……俺也说不出口。

陆大娘 （看出他话中有话）他四叔有话只管说，俺家就好比你家，他四叔还有不能说的话？

陆村 （以为有机可乘）咳，二嫂究竟是明白人，还不是管库的智恒说，三妮这孩子……

陆大爷 （拍桌）我禽他娘！俺闺女饿死也不能跟和尚！

陆村 （吓了一跳）二哥这是……这个，这是算什么话，这个……

陆顺子 你去告诉智恒，叫他别做他娘的梦！

陆村 （下台）俺也说不中。实在呢，和尚也是看三妮子常有个小毛小病，说是犯着了七煞星，叫她许个愿拜个师父，他老人家呢，也算结个善缘。

陆大娘 年景好，粮食打的多，俺也不能断香少油，让老头上山许个愿磕个头的，他四叔你说对吧？

陆村 （敷衍）对，对，二哥，那个租子怎么说的？

陆大爷 你回师父，现在实在是缴不上，一家人没吃的没穿的，眼看就要饿肚子了，现在俺还种着七亩谷子，两亩黍子，再等十天半月，俺就还的出了。

陆村 再等？再等和尚就不答应了。（计上心来）这么办罢，二哥，你粮食没有，折钱也行呀。

陆顺子 四叔跟俺打哈哈了，俺那来的钱？财神爷也不上俺

这穷门穷户来。

陆大爷 一石八高粱，那得出多少钱？

陆 村 也不一定全缴了，二哥使个人情，结交结交朋友，也能再挪个一季两季。

陆大娘 他四叔说的是对，就是咱哪儿拿的上钱呢？

陆 村 （笑）那不打紧，（伸出一只手）这个数就中了。

陆顺子 四叔你信也好不信也行，咱爷儿们是一个青钱也拿不出！

陆 村 （想了一想，慷慨地）要是别人呢，俺就不说了，不过如果二哥要等钱使呢，俺还可以尽一个心，（殷勤地）俺还余下个四五十块不等使，二哥要是耍的话……

陆大娘 他四叔，您的利是怎么算？

陆 村 （不胜惊奇）咱一家人还说这个？嫂子看着给罢，要是手里难……

陆大娘 他四叔，借钱不能不算利，亲兄弟还明算账哩，他……四叔您给个数。

陆 村 （很随便）好，俺也不客气，就算四分罢。

陆顺子 （跳起来）四分？

陆大爷 多谢四弟，这个情我算领了，再等十天就割谷子，俺豁着一家饿它一年，也要还清这个账。

陆 村 （不悦）二哥那就叫人难说话了。

陆大爷 咱的肉也不能叫人爱割就割。

陆 村 （勃然）上边恼了火，可不能怪我。

陆大爷 要打要罚随和尚的便。

陆 村 （恫吓地）好，有种，走着瞧！（下）

陆大娘 （对爷）瞧你嚷的，嚷出祸来了罢。